

愛的恕我吧

黎明 著

泰東圖書局印行

1929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

書 名 愛的恕我吧

著 者 黎 明

發行者 趙 南 公

印數1—1500

版 權 所 有

定 價 大 洋 三 角

總發行所 上海泰東圖書局

外埠函購 郵費加一

代 序

仲怡，泊生：

你們的信是前天收到的，當晚同了月芝先生去找林先生。

關於我的事，林先生是知道得很多的，所以一談他便笑迷迷地問：「哦，關於愛情的！是，名字叫做梳頭的梳的那一本嗎？」我答說：「不是的，是另外一本，名字我忘記了，是一束既往的情信。」

我說了，請他畫一個封面，他立刻答應了，說是一兩天就可以交下來。你們的信之所以遲遲未答，也就爲了等這一個封面。

今天在劉既漂先生房裏碰到他，問他：「畫好沒有？」他說：「立刻畫。」真的馬上動筆了。沒有一刻鐘

以後，這張封面已竟脫手，他又笑著跟我說：「這隻箭，是向著戀愛的青年們射的，當事者如果有一方面不忠實，中箭之後，不狂也要死的！」

我不敢說我的書中的菁妹不忠實，但她死，却是千真萬確的死了！

已竟死了的，有什末辦法呢！我願把我的這顆心，同他一起埋葬在深深的土中去永不再見天日！

原來的書名，覺得太累贅了，好不好同印刷者商量下，改成「惡夢」兩個字？

初覺得我不該有這樣愛呀愛呀的作品，所以仍用了作別的書時的假名！黎明，現在覺得，橫豎事實是做過了，便用個真名字有什末呢？好吧，你們同他們說一下，著者改作我的名字也好，如果書名是可以改的。

這幾句話，便代做本書的序言吧，好不好？

一九二八年三月于西湖羅苑。

疎雨過輕塵，
園莎結翠茵，
惹紅襟，
乳燕來頻。
乍暖乍寒花事了，
留不住塞垣春！

歸夢苦難真，
別離情更親！

恨天涯，

芳信無因；

欲話去年今日事，

能幾個去年人！

——南樓令。

去年今日，是他們情書往還正熱烈的時候；今年今日，她死已竟快一年了，他是在一個荒村中，整日關在一間房子裏讀書！書，他并不是不願讀，寧說如果社會能丟一個機會給他讀書，他一定覺得比今日更有趣些，不過，簡直使他這樣來讀書真無異于把他放在火頭上享快活！天，這樣快活，這樣快活喇！

飄了幾天狼吼虎嘯的黃土大風以後，這個荒村中的天，又重重地陰上來！房東，他老太太「五七」的祭日，那副愁容戚戚的面孔，像墨雲一樣使人感到異樣的不痛快；接著，一個街坊的青年婦女，爲了思

念她新近的亡夫，整整哭了昨晚一晚，今天早晨還不肯歇，唉！「人生，便止有如此嗎？」他從一早便這樣苦悶著，無端的愁緒，緊緊地纏上他的心頭，他也默默地在流淚了！

「卜木！你現處的是什末日子？這樣無用的心緒，丟開吧！不然，你會死得更早些！你須知道，便這樣死，也不是你死的適當方法！」他毅然，丟下他的愁緒，想找一本什末書來消遣；無意中，他拿出一束青紫藍黃的信箋！

這是他寫她的。當她要死的時候，她曾在這些信上親了無數的吻，按照她的遺囑，她教她的親人，把這束情書寄給他！這些信，眼見得是不全了，然而唯其不全，才越堅定了他保存的決心！當他無意地發現了這是他同她的情書時，他把一初游離的心緒丟開了，一意貫注在這束情書的一字一句上，每讀一句使他立刻回憶出一種截然不同的景像，這些景像，都散漫

在他的情書裏。

第三信

菁如：

在前一天，我就料到，今天是一個頂快樂的日子：第一，你的信必是今天到，你的信，能給與我無限的生命，這是無疑的；五月一日，在外國，是個很重要的節日，所謂May-day者，有許多藝術家的傑作，都是爲了今日而作的；第三，這是個勞動節，西元一千八百八十六年間，許多苦苦的勞動者，爲要求八小時的工作制而與資本家肉搏，終于在今天得勝了，爲人道，爲同情，使得全世界的人都爲今日祝賀！

菁如，爲此，爲我們，我特對你致賀！

菁如，你是聰明的，試爲我設想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的愉快，當怎樣在靈魂中跳動呢？我盼望這一

天，有時嫌時光去得太慢，把我的愉快會扯遠了，有時更怕時間過得太快，以致這種愉快會很快的走在眼前，又很快的走過去！但這個日子的印象，總不會離開我。

果然，你的信光臨了，并並且很快的讀過了！

藝專實際並沒有很好的園藝家，把她裝飾得如何美滿；但在大致上講起來，比起別的學校，總算多帶一些富麗的意味。在我們大禮堂前頭，對面設一溪噴水的荷池，很小巧得好玩，池同門之間，分設兩個花臺，臺後便是丁香之類的東西；堂之左右，各有一架大的紫籐，此刻正是開花放香的時候！近幾日來，我同幾個愛好文藝的朋友，組織一個讀詩會，每天早七點到這裏來，挑幾篇自己愛好的詩——不拘新舊或中西文，在這裏朗誦！這種組織，我當然很樂意，因為藉此，我可早到號房去看一看你的信，假如你的信沒來，我在這裏為你吁兩口氣時，氣也須是香的；假如你

了，我便伴了這些濃香郁紫的花兒讀，才不致把你的美情給醜化了！

今早，我特別起得早些，並且很快的跑到學校去，菁如，我一眼先看到一封從你那兒寫來的信！

我匆匆地，跑到那架紫籐花下，把你的信先放在袋裏，却看別的一封！

菁如，我豈是不肯先看你的信？我設計騙我自己，試著領略一些「期待」的意味！

我素來有一種痴想，以為「愛」這個東西，她自己是一種神秘，我們如果毫無顧惜地，把她隨隨便便招呼過去，未免太不近人情！因此，我以為，如果事實已竟到了「愛」的程度，仍不要就直捷了當地說「愛」！先「期待」一下吧！我相信，越是「期待」得時間長些，「愛」的趣味就越濃厚，等「期待」得不能再「期待」的時候，好像火山一樣，看看要崩出火花來的時候，再把她拚命地吐出來，那才會懂得「愛」的真意。可惜已過的種

種，太把「愛的期待」的意義含混過去了！

菁如，看了你的信，使我不期然地想到這裏，如果沒有錯，我希望我們來共同領略她！

不錯，你的信我看得很遲，但我仍嫌看得太快！這是我的信念使然。是的，「愛」必須經過這番「期待」然後才有顯然的意義！如果有這樣一個人：她很希望得到「愛」的實現，而在某種事實上，已然明知道「愛」是已竟實現了，但她還不肯把這件事實一語道破的時候，就很够使她真實嘗到在「愛」時期的情調與心緒的奇趣了！我不見得有這種靈性，也不見得能到這事實的惠臨；但，當我把你的信輕輕放在袋裏，而先看別的信時，有時候明明是看，而實際並沒有看到什末東西！我的眼睛在看，心頭在跳，跳，跳得十分烈害！

等我再不能保持這個態度時，你的信，便在我的眼前了！

菁如，我要怎樣答覆你才好！

愛好文學是事實，愛寫文字也是事實；但我寫給你的信，絕沒有一句話是像作文章一樣用心形容的，我每當寫信給你的時候，惟一的目的，便是怎樣「把我實在的心緒表白給你」，此外并沒有一個字是故意寫出來討你歡喜的，自然我十分希望你常常歡喜的！因此，我寫的信，有些地方好像同你的關係已竟深超乎朋友之上了，太赤裸裸了！

「我對你，好像故友一樣！」

菁如，我很知道，在我們彼此的心幕上，對想，豈但是「故友」嗎？我曉得，你也十分曉得，我們相望的意念已竟超乎故友之上，而另是一種彼此不肯明說的關係，這個在邵同魏兩位費心之初便曉得的，此時，可說她們把這件事大半已竟成功了，不是嗎？

菁如，爲此，我誠心地，祝你感到真摯的愉快！

但是，我們仍舊再「期待」些時吧，大家不要隨便道破她！

你問我，現在需要什末衣裳不？謝謝你的誠意！我自問，我沒有什末可以敵得過你這顆「心」的敬禮，只可以同樣的「誠心」報答你！衣裳的話，我不是不需要你的惠賜，我實在一時用不著，所以仍以「誠心」回復你，望你原諒。

又芬的先生有信給我，說他們的婚期至早在今年年底，何以忽然又這樣快起來？她們的確期定後，請告我，我一定去觀光，那時也許是我們晤談的好機會。又勞你的駕了！

隨函寄去一些信封，質量不很好，一時手頭也沒有好的，又沒有特意去買，就胡亂用用吧！又，像片一張，照得仍然不好，不過既是為這個照的，也就直接寄上了，希望你看了不要「作三日嘔」，那便「榮幸之至」！再談，祝
安適！

你的卜木，五一節，早十時。

第 四 信

菁如：

五一那封信付郵之後，我又盼著五七，五七又是一個快活不過的日子，那時你的信又該來了；但，我已等不到五七，等不到你信來之後又寫這封信給你。

我近于課暇之後，花蔭之下，時時把你的信拿出把玩：一方面看著你那越來越秀麗的字跡，一方面想著你那溫柔大雅的態度；我雖沒有一睹芳容的福氣，甚至連一個間接認識的像片也沒有見過，我已在想像中，在又芬的來信中，在你信中的語氣字跡上，幻出一個清雅端麗的你，誠然是我夢想中的妙人！菁如，我這話并不是故意造作，你應相信我！我一壁這樣想著，一壁這樣看著，心頭不住在跳！我按捺不住，一點也按捺不住，也像你所說的一樣，想把太陽撥快

了，趕快得到你的來書！

我的過去，在表面上，你是知道的！舊社會所視爲「金科玉律」的那些舊禮教的那隻冰冷的巨手，把我困鎖在無邊黑暗的失望中者，于茲數年已！我自忖，在這個我眼前所見的社會中，我已竟被人犧牲了！我前半生已然深葬在「啞子吃黃連」的苦悶中，後半生也已絕望！我自生以來，從不曾得過一些異性之愛，自知也沒有再得的可能！所以，我便拚命離開家庭，希圖把我已過的一切，一概付之流水，不再有所留戀！我學戲劇，我學藝術，一半自然是天性使然，一半也是想迷醉了我這顆失望的心！

每在把玩你的來書時，常這樣自笑，笑我過去種種，何以竟會這樣很心的對待自己！現在，我才覺悟了。才算重新認識了自己！

菁如，以你的穎思，可以知道，我這次的覺醒，倒是誰的啓示？所有我一切過去同現在的種種，都可供

你的訊問，我決不敢在你面前，寫一個虛偽的字！我雖然不能很清楚的知道我們是否有相愛的可能，但在我一方面，已覺沒有什末再避諱的了！

前一封信裏，彷彿已竟吐露了一點消息，我說我在「期待」，「期待」「愛」字的事實來降；同樣也希望你能持同樣的態度！但，我又覺得，如果沒有半點兒表示，終久不是個正當辦法！譬如，不曉你看完那封信後，要做一個如何的感想和解答？

在這裏，我希望知道知道你的家庭狀況，望你指示給我！不再談，祝
安娛！

卜木，五四晚九時。

第五信

親愛的菁如：

我先說個笑話你聽：

你瞧，放在眼前的是你的信，我讀過兩遍之後，想提筆答復你；一壁在那裏想，一壁拿起暖壺來倒水；倒了半天，還不像倒出水來的樣兒，我覺得異氣，看壺口時，軟木塞子竟忘了除去！「心到那兒去了？」我自己失笑！菁如，我先把這個「失笑」，獻我超超千里的菁如你！

「我就是你的愛護者」！

你這句珍言，增壯了我的胆量，看過那句話後，我覺得已竟有了歸宿，我敢大胆地在愛你；寫這封信時，我更大膽地稱你做「親愛的」。啊，這三個字，從來沒有一聽的耳福，更沒有向任何人一呼的資格；不但如此，我寫了這幾年小說一流的東西，都不敢把這三個字多寫幾次在所有的作品中間；而今，我誠心地向你輕呼，然究不能免去那些微的耳熱！

我的信，不能寫得很好，不能把我的情思以及感